

元代史書 五卷

元
代
史料刊
叢編
初編

黃山書社

郝經列傳第六十六

蒙兀兒史記卷第八十四

武進屠 寄篋

郝經字伯常其先澤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有重名元好問所師也父思溫金末避地魯山金亡徙順天家貧經晝則負薪爲養莫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客兩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學日進好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因與論作文作詩之法歲辛亥忽必烈汗以皇弟開府金蓮川經地之召經咨以經國安民之道經條上數十事汗大說遂畱王府時方與宋構兵蒙格汗車駕入蜀命忽必烈汗別將大軍出江漢已未五月經從至小濮州會有得宋人奏議以獻者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占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脩德布惠敦族簡賢綏懷遠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

圖也。汗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都議耶？對曰：經少館張柔家，聞其緒論，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副之，將歸德軍，先赴江上，宣布恩信，招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帥麾下先行，惟中懼謝，乃與之偕。經聞蒙格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幹斗極以正四方，馬首所向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荊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轢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之地而加多。唯宋一隅尚在，版圖之外，連兵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天下者，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微幸而難成。漢亡秦楚，唐滅隋，皆以力征經營，大率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

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行而卒能混一。或遲或速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剝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者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民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上下井井不撓不索推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猶拒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於襄鄧重兵數道連幟接武以爲正兵自漠中至於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師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不此之圖而閒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

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丘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遣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指花剌子模國其稱自西遷大石時已然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其所以深取之。猶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爲擣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爲示遠之計。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徼之士。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齧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爲多。而我長於騎技。所向莫能禦。兵鏖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

破嚮者用奇輒勝以此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乎主客勢懸蘊畜情露無虞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蕪之舉擁遏頓殪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在於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旣構驟不可解如兩虎相鬪猝入巖阻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無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行在所大軍壓境遣使諭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與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取躁輕飄忽爲前定之謀而出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之正比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好攻戰

卷之四

二

闕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成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領之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帥總統爲攻戰之卒其新入部曲瞽不知兵與名雖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道築與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亡編苐部伍使閭閻望大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而後制節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我勢旣振敵情旣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采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卽進大兵直抵於江沿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

淮江面闊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濟。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旬有淮。旬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旬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鏃透出。指元夏合台二軍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則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掇拾湖淩。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

卷之八十四

四

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拔長江之紆要也。一軍出維揚。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淮陽。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竝箸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勢也。三道竝出。東西連橫。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竝進。則兵分勢弱。不若并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并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竝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二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幸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幸之舉乎。況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脩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廣輪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

日不討軍實申讐之。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得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幸而取勝乎。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卑翦兵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縣料。而幸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幸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於戲。西師之出。已及瓜。成而猶未。卽功。國家全盛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陵厲。今乃無故而爲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稔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閒。國內空虛。易爲動搖。臣愚所以諄諄於東師。反覆致論。不在於已然。而在於未然者。此也。議上。汗以旣受命出師。不可中止。進次汝南。得蒙格汗合州凶問。舊傳云。遂會兵渡江。圍鄂州。聞憲宗崩。云云。不特與下文至於汝南旣聞凶赴之說矛盾。卽與世祖舊紀七月辛丑師至江上。九月壬寅。親王穆哥自合州釣魚山遣使以

憲宗因問來告
時地亦不合

師行不輟及渡江圍鄂久不下汗聞阿里不哥謀承大

統乃召諸將密議經復進議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聖人乎殷下聰明睿知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

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嚮在沙陀

金蓮川其地
已入小沙陀

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

時之一字最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

龍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於

真定於曹濮於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亟故復進狂言

國家自平金以來唯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

十年矣蒙格汗立當安靜以圖寧謐無故大舉進而不退與王東

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於汝南旣間凶

起卽當遣使偏告諸帥各以次退脩好於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

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於江瀕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

當復進也而又進旣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旣不宜妄進又豈宜

攻城若以機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旣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

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寒雷不及掩目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
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
攻而攻當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情見勢屈舉半國兵力不
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
歲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旣上流無虞呂文德已
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關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
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粵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
而進如遏截於江黃津渡邀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
復之湖梁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制擣其心腹間臨安海門
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且鄂
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爲
破壁孤城而去溯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
櫓突過潁黃未易遏也亦徒費人命安所得哉雖然以王本心不
欲渡江旣渡江不欲攻城旣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

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人民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臯士人謂不可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大王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汝輩之臯也。豈士人之臯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於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目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兒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塔察兒國王分地益都李瑄行省亦在益都故云然在於背脅。西域諸胡。西域諸胡實指海都及察阿互後主以其宗室不似斥言而云然也窺覘闕隴。隔絕旭烈兀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尙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洩。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卿觀新月城。

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竝行大車排檣串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格汗靈輿收皇帝璽遣使旭烈兀阿里不哥末哥舊作摩哥依世表改一律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

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賈似道亦遣閒使請和遂班師明年歲庚申忽必烈汗卽位經上立政議曰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爲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志得意滿苟且而無聞是爲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爲人之所不能爲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竝沛然與造化同雷厲奮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爲貴以爲己所當爲之職分也古

卷八十四

七

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破碎分裂。置而不脩則委而去之。耳。器弊而委則其中亦必有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爲之倡帥其羣而脩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絜之。使在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飫。爲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歎。始則揚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捐之。不知餒之後至矣。至於神器乏主。中藏盡亾。而天下餒者衆。於是羣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爲之脩完則小康。大爲之脩完則太平。故有志於天下者。必脩之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

治天下之亾。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三代以下。尙志之君二十餘。於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此皆光大炳烺。不辱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亾。天下不至於皆爲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力也。於戲。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爲英主也哉。以視彼壞法亂紀。數彝倫。毒海內。覆宗社。碌碌